

第三集

寶島蒐古錄

林藜著



寶島蒐古錄
林藜著
新華書店

1031
0308

林
藜著

寶島蒐古錄

第三集

台灣新生報印行

寶島蒐古錄

第三集

著作者：林 藜

發行人：石永貴

出版者：台灣新生報社

出版部

經銷者：台灣新生報社

讀者服務部

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電話：三八一三七九一（十線）

郵撥帳號：六二八八

印刷者：嘉信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

電話：五八一六八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二號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
版初月三
版再月元

價	訂
整元十七	幣台新
元二十	金美
元十	幣港

寶島蒐古錄

封面設計：林 蔭

第三集目錄

台江隱似有還無	一	沈朱氏藏金出土	一六九
荷日拼台海爭利	一一	南海師義結漳泉	一七九
郁永河淡水採硫	一九	惡大吏咎由自取	一八七
陳永華功在台灣	二九	義民爺長佑鄉邦	一九五
黃冥華宏揚齋教	三九	張百萬澎湖發迹	二〇三
開元寺高僧輩出	四九	姊妹花仗義捐軀	二一一
安平港英艦橫行	五九	劉却一鼓下茄多	二二九

天妃火鎗增頭

施世榜開八堡圳

八九

郭錫瑠澤及人羣

九九

新竹城隍威赫赫

一〇七

阮英毅神主長存

一一七

李茂春夢蝶有園

一二五

吳沙致力關宜蘭

一三三

丁克家孝感動天

一四三

客岳父逐婿計拙

一五三

吳光亮德遍山脈

一六一

張阿貴歪詩應考

二三九

阿水伯坐吃山空

二五一

七美塚傳奇待考

二五九

王日新坐懷不亂

二六七

巧田螺感恩圖報

二七五

黃寶姑從一而終

二八五

溫王爺隔海購料

二九三

許阿泉因禍得福

三〇三

台江隧似有還無

台江古隧道，似有竟還無，

代代紛紜說，惜哉久失途。

荷蘭人之覬覦台灣，真是殫精竭慮，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早於明朝天啓二年，即西元一六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荷蘭艦隊司令官科納留來耶散（*Cornerius Reyerszon*），即曾率領艦隊至台灣南部西海岸探險，打從台窩灣（*Taovan*，即今之安平，昔名一鯤身）入台江測量港路，以備來日之退路。他們所撰寫的台灣西海岸探險日記記道：

「一六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星期三，晨起北風，我們向福爾摩沙航行，中午航到台窩灣港北方約二海里，接近一島嶼，便駛進這寬敞的港中（即指台江）去，然後放下小艇，在港中測量，終於抵達距陸地（今之台南市）約一海里又三分之二處，水深達二尋半，小艇復進入內港，於此附近，水深約十呎至十二呎不等。同時又發見可泊船的地點。這裡在潮退

台江隧似有還無

時，水深達六尋至八尋，水雖不深，實爲一廣大的港灣，長約三海里，港的兩岸都可以泊船。」

於此，可見荷人侵台，實有一全盤計劃在，可惜國人未能在事前發覺，言來真是痛心！果然不出所料，兩年後，荷人於西元一六二四年（明天啓四年）爲總兵俞咨臯所逐，便在放棄澎湖的同時，於同年十月，即率兵艦二艘，載兵士十六人，瑪瓏（爪哇屬）土著民三十四人，荷蘭水手三十人，在十月二十五日抵達台灣西海岸，向先住民詐騙一牛皮地，跟着即入台江（Tyvalvis Been），由台窩灣登岸，隨即予以佔領，並將北線尾及附近的兩個小沙島，亦置於勢力範圍之內。

考自台窩灣西南，還有連峯並起，若續若斷的七個小沙嶼，一座一座的，好像一隻大鯤浮在水面上，故名鯤身。當時這七個小島，循序叫做一鯤身、二鯤身、三鯤身乃至七鯤身。所謂一鯤身，就是今日的安平鎮，而最終接近於二層行溪口右岸。

這一系列的沙汕小島，北自北線尾迤邐地，浮沙突起，成爲一道天然的大防波堤，外瀕波濤澎湃，噴薄瞬息萬狀的海峽；內則與南部平野西岸的赤嵌（Saccam）社隔，台江相望。這些鯤身沙汕，環抱展迤成爲港的西岸，沿赤嵌社南北沿岸爲東岸，裡邊形成一港，北瀾

南狹，濶約六里餘，長達三十里，浩瀚水域，可成爲泊千艘船舶的大港灣，當時人們便叫它爲「台江」。

台江港有兩出口：南口卽台窩灣與北線尾南端，相峙間中隔一水道約里許，名叫「大港」；北自北線尾北端，隔水道濶約里餘，與隙仔港南端相對，名叫「鹿耳門港」。北口濶而淺，海多沙磧，船舶觸之立破；南口狹而深，巨舟可以自由出入。

荷蘭首任台灣太守馬爾騰桑克（Maarten Sonk），於明朝天啓四、五年間，卽擇定在台江南口左岸一鯤身北端的沙丘上爲地址，發動全體兵員，伐竹木，運泥石，着手構築寨柵，建成一長一百零四呎，濶九十九呎之簡單堡砦，並架上了好幾門小砲，俾作臨時防壘。

過了六年，舊時的防壘日漸廢圯，已不可禦敵，這就派遣甲板船專程開赴巴達維亞聯合東印度公司，報請撥兵增援，及撥款修繕防壘。荷人佔台的目的，最初僅爲通商互市，後更努力開拓，擴展他的佔領範圍。

這就在明崇禎三年（西元一六三〇年），更就原堡砦舊址改建一磚石城砦，城作長方形，城基入地丈餘，方廣二百七十六丈六尺，高凡三丈有奇，壁厚六尺餘。爲兩層，各立雉堞，俱釘以鐵，隙亭星布，凌空縹緲。上層縮入丈許，下層四面加圓凸，南北規井，下入於海，

以防火攻。四面又設立稜堡，架火砲於其中，此外重樓複壘，磴道迷離，極鬼工之能事，這便名之爲熱蘭遮城 (Fort Zeelandia，俗稱紅毛城或赤嵌城，台灣城或王府)。內駐荷蘭兵二千八百人，荷人以之爲侵台之大本營，並以防海外。又於東城附近小丘上，建烏特勒希 (Utrecht) 小堡以作鞏護。

荷人自澎湖移台後，商務日見繁盛，人口也激增，此線尾、一鯤身兩地已無法容納。明天啓五年 (西元一六二五年)，荷人再在馬爾騰桑克太守領導之下，決向台灣半島蠶食，赤嵌 (Sakam) 便一變而成爲繁華的市街了。荷人於此築有竹塹及濠溝，另置砲台一座。據哈鄂文書館之西元一六二四年八月四日起，迄一六二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之決議錄內載：

「一鯤身商館 (指聯合東印度公司商館) 的現址，是建築於瀕海的沙丘上，地無甘泉及其他的必需日用品，實感種種不便，誠不適於久居。唯其本土 (指赤嵌，即今之台南市) 則不然，可以生活，可以發展。何況一鯤身那裡，近來華人、日人以及其他外來者，日多一日，以至勢非另建新市街，無法容納。乃請於評議會，承其贊成，便選定新港境內 (今台南縣新市鎮之南) 毗連川流的地方，擬建一新商館，曾蒙聯合捏禮爾蘭勒諸州府之照准，得在此地建築房屋，開設市街以居住。我們確信這裡再經過若干時期，必能成爲人口繁盛之市街。」

今爲要紀念聯合七州（因曾蒙其許可）起見，決將命名爲「普羅文蒂亞」。而這裡的狀況，及我們籌建的市街、水路等，詳附設計圖，請爲裁奪！又此地除南方之外，地皆自然平坦，在岡陵起伏環繞之平野及臨海處，打算建立一座城砦，俾資保護。原來這裡平野寬曠，地質極佳，物產豐饒，鹿、山羊、山豬及雉、兔等滋生成羣，附近且有廣大的池沼，多產魚類，取之不竭，如以現在的人口計算，卽萬一海道被阻，糧食斷絕時，則公司所有人員均可衣食無虞了。」

沒多久，普羅文蒂亞街已全部落成，荷人爲恐土番居心叵測，並防他們暗算起見，決增築碉堡二座，以保護公司人員的生命財產，及居住該街的華人等。又出告示勒令現居住沙地（卽一鯤身及北線尾）的華人，於三天內全部遷居普羅文蒂亞街。

於是，新任台灣太守海立佛里仙威篤（原任太守馬爾騰桑克不幸在台窩灣港內溺斃），卽於西元一六二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以書面向巴達維亞總督報告道：「普羅文蒂亞街所建的華人住宅，經過順利。周圍並掘有壕溝，置兵十二人守衛。而街的一部由華人等以竹圍成竹坦。如果來日人力物力充裕時，還打算往街的東側擴展……。」

果然，經過二十多年的歲月後，商賈日聚，閩粵來會的漁民亦多，這兒的市街便日見繁

榮。後在明永曆四年（西元一六五〇年），即就市街原址拓建新城，定名為普羅文蒂亞城（Fort Providentia）。

這座普羅文蒂亞城，上有城樓，雕欄凌空，極其瑰麗，為荷蘭政務機關的所在地。城垣疊磚瓦三層，其下層磚瓦都呈赤色。加以朝曦夕照，若虹吐，若霞蒸，人們便稱它為赤嵌樓（上據拙著台灣省通志驅荷篇）。漢人因它建在赤嵌地方，所以稱做赤嵌城。又因那座城規模並不大，有如樓閣，所以也稱做赤嵌樓。復因荷蘭一族，國人稱他們為紅毛番，所以又叫做紅毛樓。再因國人稱外人為番仔，因此也有人稱它為番仔樓的。

這一赤嵌城，初建時為方形，廣三百尺，高三丈多，四隅置稜堡，架巨砲，雄峙江邊，隔台江與熱蘭遮城互為東西犄角。又於台江外建巴布森波伊（Baxenboy）小砦以為外護。若依據荷人的記載，則謂：「普羅文蒂亞城，城臨高地，下瞰市街。城外築四所五稜磚廓護城。市街近海處，亦築五稜廓兩所。城前瀕港，船舶可停泊近岸。」

不過這座赤嵌城，在明鄭時期，先為承天府，後為火藥軍械庫。歸清後，貯軍火如故，台灣道標營派兵看守，專司啓閉。到了清季，城樓漸見廢墮，屋頂塌陷，僅存城壁而已。後來光緒十年，中法交綏，法軍入侵台灣北部的時候，劉銘傳為杜絕外人的藉口，飭令台灣縣

沈受謙將洋式城樓壁拆毀。經將城壁拆至十餘尺時，就將拆除的磚土填平做爲基台。

可是沒多久，中法和議成立，法軍撤離基隆，而台灣亦奉命改建行省，並改劉銘傳爲台灣巡撫，辦理善後事宜。這時，沈知縣就利用普羅文蒂亞城基台，改建蓬壺書院在上面，更添建我國式樣的文昌閣，海神廟（現赤嵌樓），五子祠（今已圯），仍沿舊總稱爲赤嵌樓。但爲分別起見，基台部份稱做舊赤嵌樓，而那些新建的我國式的樓閣，一律稱做新赤嵌樓。考這赤嵌樓落成之初，荷人本稱它爲普羅文蒂亞（荷語意爲神的庇佑）城，然而後來人們却多喜叫它爲赤嵌城或赤嵌樓。據說那是由於「赤嵌」就是「赤瓦」的意思，台南縣志嘗載：「閩人水涯高處曰『勘』，後訛爲『嵌』，而該地所用磚瓦皆赤色，故熱蘭遮城和普羅文蒂亞城都稱『赤嵌』」；但也有人說：古時台南平埔番社中，有一部落叫做赤口（譯音）社，可能是從這社名轉變而來的。

×

×

×

本來，這兩座建築不錯的城堡，都可以稱得上崇樓傑閣，堅緻如鐵。因爲隔台江遙遙相對，那是絕對的井水不犯河水，風馬牛不相及的。

可是，打從很古老的時候起，安平鎮的熱蘭遮城和台南市的普羅文蒂亞城間，荷蘭人當

日曾於此築有秘密隧道的傳說，甚囂塵上。不但如此，且這項傳說，還一一的形諸筆墨，正史亦多記載。最早的有清乾隆五十九年（西元一七九四年）台灣典史瞿灝的「台陽筆記」，其中「紅毛城」一則記道：

「距府治（台灣府）十五里，安平鎮有紅毛城。城只一門，通陸路，潮大即不能行，往來皆以船，城樓九間，即紅毛王貯胡椒之所。上下二起樑柱皆楠木，方其武。第二層貯火藥大砲等物，以城爲房，洞如穴然；第三層始建屋，牆厚而矮。城四角更樓容一人立，擊梆眺遠。磚紅色。又第一層內有洞，以錫爲裏，由海底可通內紅毛樓。」

除了瞿灝安平海底地道傳說外，還有重版謝金鑾「續修台灣縣志」，彙訂台灣知縣薛志亮舊刻本中所輯台灣縣訓導黃對揚（黃在任爲嘉慶八年至十二年）的詩，也提及了赤嵌樓密室下有地道可通安平一事。黃對揚的原詩及小序道：

台郡紅毛樓（即赤嵌樓）在縣治之左，舊址猶存。聞密室之下有地道通安平，未之詳也。樓半傾壞，房屋幽奧，久封塵土，人跡罕到。登樓一周，用成七律：

「紅彝北宅居台灣，今日殘樓付等閒。

複道久緣塵土塞，斜梯誰向古藤攀？

巢營鬼窟門如竇，室繞蛇行如幾彎。

俯瞰安平餘舊築，百年風雨說苔斑。」

再其次法國人 Camille Imbault Huard 在西元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所著「台灣島之歷史與地誌」中也說：

「在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看到這座要塞（赤嵌樓）的英國領事 Swinhoe 說：（或指大土殿）的左側，地上有一大過一公尺的圓洞，以前藉着一條地道，和另一類似的，在熱蘭遮城的孔穴相通。這地道，今天已完全堵塞了……。」

又蓬壺擷勝錄謂：台南市的荷蘭井，南距大井約二百公尺，井在赤嵌的東北角，井壁磚砌精緻，水亦甘清。相傳每當風雨之時，常有龜蛋浮泳水面。也有人說：這井可以通至安平。有好奇的人用鴨子放進去試試，結果一去無踪，至今這井還沒有弄清楚它到底有多深。閩人吳藹宸有詩句道：「明樓獨據台南勝，智井猶傳閣外通」，就是記的這回事。

他如說部明清鬪記中載：

「且說：揆一王將壞船鐵石鑿沉爲石礁，使大船不能近岸，亦是天意。那石沉下好似鐵鑄一般，中留一條水路船出入，當從砲台經過。另設一暗路不由砲台可通赤嵌城，只有和蘭

（即荷蘭）君臣知道，何斌及漢人俱不知情。」

×

×

×

綜上所述，台南市、安平間的秘密隧道，有謂未之詳，有謂到底有多深，也有謂何斌與漢人俱不知情，更有謂今天已完全堵塞了。到底如何，這兒也只好用「姑妄言之姑妄聽之」來作結論了。

時人有句紀之道：

「台江古隧道，似有竟還無，
代代紛紜說，惜哉久失途。」

荷日拼臺海爭利

海山一英豪，濱田彌兵衛，

懸遙惟用武，厥志恐難濟。

在荷蘭人竊據台灣時間，以台灣爲交叉點，構成一個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荷蘭和中國、西班牙關係不必說，荷蘭和日本也起了不少的衝突，尤其在商業上。故荷人的紀錄上曾經說過：「台灣有二難：一爲日本人，一爲內賊。」內賊指的是西班牙，因爲西班牙與荷蘭，原來同是從一個國家分裂出來的。至於日本，在十五世紀末，日本足利氏衰落，室町幕府失去統治力，便演成羣雄割據的戰國時代。那時未能在國內得志的四國、九州等西邊的冒險家，紛紛組成隊伍，由高麗、山東，直向我國東南沿海一帶遊掠，邊商邊搶，這就是我國「明史」上所經常說到的倭寇了。

這些倭寇在我國沿海站不住時，就退到台灣來，把台灣作大本營。以這樣的一種勢力，

以這樣的一個「亦商亦盜」的集團，不和荷人衝突幾乎是不可能的；其主要衝突，是荷人壟斷了日本人的利益。譬如荷人對日貿易，爲台灣的特產鹿皮、砂糖，又轉運我國的生絲，這些買賣，本來日本人也在經營，利害相同，自然不免衝突。再則，倭寇的真刀真槍出入台灣，荷人怎能臥榻之旁，一任他人的酣睡？

於是，硬起頭皮來，沒收倭寇的武器，和拘留倭寇船隻的事便發生了。而濱田彌兵衛事件，即是其中的顯例。

×

×

×

原來，自從荷人於西元一六二四年（明天啓四年）竊據台灣後，即起而壟斷海上貿易的利益，並圖永遠保持這一項利益起見，特在第二年（西元一六二五年）七月起，即下令禁止旅居日本的我國商人，到台灣來和福建商人私相買賣；並對日商的出口貨物附課一成的出口稅。

可是這一手，日人對之心有未甘，且在日本商人心目中，台灣是他們往來南洋的必經之地，往返頻繁，且日商早在荷人入據台灣本島之前，即已年年到台灣來向我國商人收購生絲、砂糖、鹿皮等物，却從不曾繳納過任何稅金。且荷人自西元一六〇九年（明萬曆三十七年